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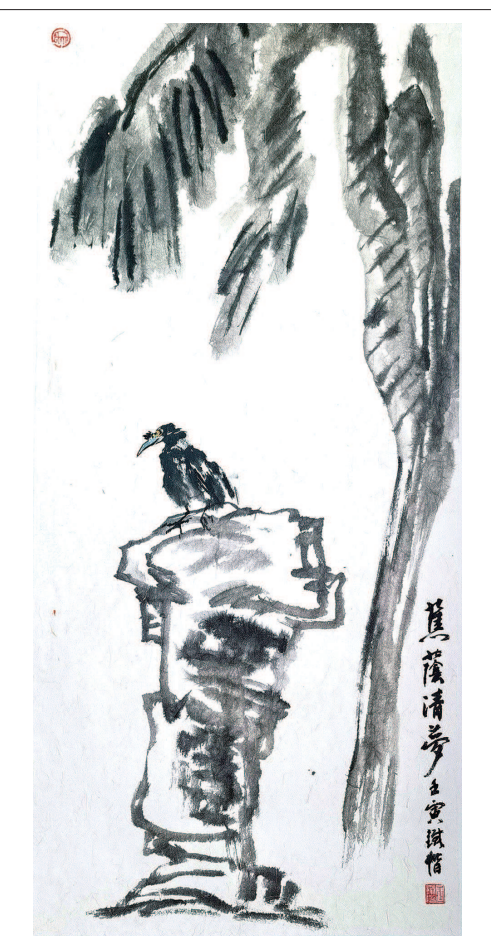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去做核磁共振检查,时候尚早,候检室里人多,就坐到外边等。座位面对着,一间是出入院办公室,一间重症心衰病房。来了一个拖着帆布行李车的白发老太,七十有余八十不到的样子,手里还提着四包纸尿裤。摁重症门铃,绿衣护工出来,接过纸尿裤,老太问:某某床的情况还好吧?护工说,待会儿医生会出来跟你说的。你在外面坐一会儿吧。老太默默拉过行李车,在边上椅子坐下。片刻,出来一个年轻护士:某某床家属在吗?老太马上站起身。护士坐过来。老太问:他现在意识清楚吗?清楚的。吃东西吗?现在不能吃东西,我们会输液的。哎,老太叹息。这几天天气这么热,叫他不要做不要做他偏要做,结果你看。女护士安慰了几句。我们会随时跟你沟通

怜生 秦静

的,现在的情况呢,生命体征是稳定的。老太垂头不响。护士继续一边看本子一边跟老太说,又记录着。我们会随时跟你联系的。老太连声:好的好的,谢谢你们。护士进去后,老太又默默地坐了几分钟,才缓缓起身,拉着帆布行李车,弓着身子,慢慢离开。行李车该是她平时买菜用的吧。这时住院部出来一对年轻夫妻,提着一个婴儿篮,躺着一个小小的如猫咪般的婴儿,大概是刚出院吧。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脑海不由浮现出一页页养大一个婴孩的时空图册。一个生命,出生、长大,出院、入院,这样的过程,也许还会经历不少吧。小小的一个婴儿,生命的开始,然后到了垂垂老矣,也许能平安地离

去,也许就好比刚才那位老太揪心着的老伴,要在重症监护室里,挣扎。从核磁共振床上爬起来还要请家人帮助,头晕目眩的。因为摇摇欲坠的颈椎不堪重负,强烈抗议。想起春夏的那几个月,每天写几幅毛笔字后下楼做核酸。下午还会再记录一些所见所闻。如是早春到夏天,到高温酷暑,兼之时有各种块垒消耗元气,本来就伤痕累累的颈椎终于被压垮了。四处求医问药。连中医针灸也觉得保守治疗不是很有把握。整日头晕而至摇摇晃晃的状态。不过还是暂时不想去在中枢神经上动刀子,想着既然晓得病因,那就大道至简,放下诸种,最是不能生气,躺平为首。等待检查时,邻座一位70岁左右的上海阿姨,说她前几个月骨折,躺在床上几个月呢,下地路都不会走了,我就拼命锻炼呀,现在好多了。那你哪里不舒服又要来拍核磁了?头不舒服呀,还是来查一查。阿姨就在我后一位,看到我挣扎爬起来的样子,还来搀我一把。曾经画过几幅莲花图。喜欢画莲花半开的样子,花若全开,也就接近凋零了,不过莲蓬出生也化解了花凋的惆怅,就算枯萎的莲叶也是好的,这倒是一个生命轮回的状态,枯荷孕育重生。花开,生蓬,聚蓬,也像一个婴孩而成人历程。小区的老年乐园,一架紫藤凌霄,无人管理,却已自成天地,每年从来不会错过绽放,且每年都开得轰轰烈烈。紫藤可以爬到树上,凌霄初夏开到仲秋似乎还不罢休。一位白发老妪时常在午后三四点钟在那里坐坐,认得她就是早些年和老伴清晨黄昏几乎天天此地打两次太极拳的那位。她老伴瘦如竹竿,脸小眼大,颈细而显喉结突显,“打太极拳是为



蕉荫清梦
齐铁偕 诗书画

了续命”,不敢多打听,大致晓得老先生得过重病。如今老先生走了,只剩下老太,太极拳不见她打了,坐见她常来此安静地坐一坐。当然晓得人生走一遭其实没啥根本意义,不过是每个个体赋予其意义罢了。于沧海桑田,人渺小如尘埃。不过,饶是如此,于每个人,生命本身还是一种意义,这些骨肉脏腑,这些肌肤线条,都是造化。想起疫情前在西班牙阿利坎特白色海岸附近看到一个少女,运动式文胸短裤,小麦色肌肤结实弹性,中等个子,不瘦不丰,骨肉匀停,恰到好处,好比小鹿轻盈脱跳于街道,率性自然。姑娘走过去了,我还看着她的背影,如此生机勃勃,如此自然而然,

“谁啊”,是我和她之间的称呼代号。五岁的她,对别人都可以根据年龄性别,准确地叫人。唯独对我,不叫“叔叔伯伯”,却叫“谁啊”。孩子的眼睛,最明亮,直抵人心。与小孩对视,恐慌的是大人,因为在一汪清澈见底的双眸里,看到的是自己的窘相。我不知道,在她眼里,我是啥样?在“谁啊”牙牙学语的时候,一见到我总是先躲开,远远地瞅一眼,然后不温不火地小跑过来,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正视我,肯定地叫一声:“谁啊!”尴尬的我,只好附和地回一句“谁啊”,以示招呼。久而久之,她知道我是谁,我知道她是谁,却以“谁啊”互称,倒也自成一统。着急的是家长大人,叫“四海爸爸”啊!但她,我行我素,叫声依旧。我呢,配合默契,心照不宣。放暑假了。不出去旅游,辜负了蓝天白云、海水阳光。但疫情当前,心有不甘、心有余悸。从小习惯“走南闯北”的“谁啊”,今年去哪儿? “先来我们家住一天吧”,还是太太快人快语、热情到家。“谁啊”从来没离开过她母亲半步,更别说住到他人家。这人生的第一次“离家”,行吗?在“育儿经”方面,太太和我的“三观”,空前一致。回想我们自己的孩子吴限好,在幼儿园大班时,只要她提出想去小朋友家里吃住一晚,我俩都会同意。一则,我们会考量那位小孩的父母,是否家教有方、规矩严格。二则,我们希望孩子到别人家里,懂得感恩、明白自我。我也常提醒吴限好:人家为什么欢迎你?你能给人家带去什么?最基本的面带微笑、嘴勤手勤、多闻多问、多做家务……吃完的饭碗自己收拾,床被自己叠,能否做到?最重要的是,不能自顾自,要始终眼里有人。“这事我来!”常挂嘴上……吴限好在实践中学会了一点。回想自己小时候,四岁就跟姐姐坐火车到母亲福建老家,五岁跟着老爸到农村去“下放”。我和太太都有共识:从小吃百家饭的孩子,将来一定不愁“没饭吃”。

『谁啊』假期来我家

吴四海

“来啦!”……太太居然真的把“谁啊”接来了。好家伙,她自己手提一只儿童拉杆箱,背着双肩包,活脱一个小小花木兰,凛凛然站在门口,很有仪式感。一见我,放下行李,笑问:“谁啊”,在干嘛?看到我书桌上正在写的小楷,她又用那对大眼睛打量一番,认真地说:你的小楷和我外公的小篆,一样好看。噢,我的天,专业还嘴甜。接下来,我写我的字,她和吴限好玩开了。自己带来的筷子调羹、牙刷毛巾,有条不紊地拿出来放好。吃完饭,说声“谢谢”,自己一人拿本书坐在沙发上阅读去了,有安静力。捉迷藏,她赢了,说还想玩一遍。我说时间到了,等下回。她也不缠,很配合。第二天早餐,说还要和吴限好再住一天,我说当然好。但讲好一晚,要说到做到。她点点头,有约束力。还有,热情力——只要见我在她家,必和外公咬耳朵请示:可以留他一起吃饭么?我爱吃虾,她都记着。安静又懂配合、热情不失约束——“谁啊”身上的这些美“力”,哪儿来的。

丫像是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不过野草倒兴盛了起来,从边缘而中心地蔓延。虽怅然桂花树的委曲,但也并不讨厌野草的不息,倒非“独怜幽草涧边生”,晓得此生彼消,就是消失的桂花香,总会存几缕在有心的记忆中。天地间终有定数。

一棵在深秋开花的树

李新勇

不单单诗人才多愁善感,整个大自然,一旦滑进深秋,都开始长吁短叹。秋雁有秋雁的悲,秋霜有秋霜的愁,秋虫有秋虫的苦,秋水有秋水的瘦,秋风有秋风的凉……连河边吃草的几只羊,也因草从中日渐稀少的草籽,而显得格外安静。当这一切渐渐进入收敛状态的时候,倏忽一夜之间,沉寂了一年的桂花,便欣然乍开。一朵一朵细如米粒的花朵,仿佛是一个个轻轻一碰,就会醒的梦;又仿佛是谁用生命奏响的乐章,一簇花,就是一簇丰满柔润的音符,在自觉与自然的状态中,让秋的神韵,在风中低吟浅唱。那不是在开花,那盛开的是一朵朵香味。那香味,可以很轻,轻若柔滑的丝巾滑过手臂;也可以香得很重,钻进鼻孔,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痒。不管是浓是淡,小城的大街小巷,都因为桂花的芳香,而透出诗意的安逸。每一朵花散发出来的香,都有将大自然因季节转换而显露出来的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桂花树实在算不得漂亮,个头矮小,一般也就两三米高;树形也不出众,若不经修剪,简直就是一丛灌木;即使修剪过,那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圆形或半圆形树冠;树干并不妖娆,树皮粗糙,节疤密,树枝生长随意,树叶边沿有锯齿。如果不开花,桂树的视觉效果并不理想。可就是这样一株一年大部分时间并不出众、不引人注目的桂花,却在深秋某个突然降温的夜晚,悄悄地在枝丫腋下,播撒醉人的芳香。那感觉,让人多少有些猝不及防,总在猛然间闻到,多半忍不住立即惊呼:“桂花开了!”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菊如隐士,沉静稳健,自我意识很强;而桂花,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能把心中的欢乐,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在怒放中,展示生的恣肆与张扬。开花的桂树,因为桂花的香味,而多了许多柔美;杂乱的枝柯,因为桂花的绽放,而增添许多妩媚;连又瘦又薄的树叶,也因为红的、白的桂花,而成为必不可少的陪衬。一句话,树因为花而变得好看起来,变得有形起来。哲学点说,树的视觉效果再差,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花朵再小,也是一棵树受到瞩目甚至景仰的不可或缺的外在表现。以这样的视角来观赏一棵开花的树,那么,树已经不是原来的树,花也不是本身的花了。假如把树换成一个人,把花换成成人所取得的成就,岂不正可用来诠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内涵?当然,一棵在深秋开花的树,需要那么多内涵么?

上海的秋天,一直是很多人的所爱,而最爱2022年秋天的,莫过于家有“神兽”的爸爸妈妈们。从春分熬到夏至,又从入伏熬到出伏,精疲力竭的爸妈们对“开学”早已望穿秋水。当这一刻终于来临,朋友圈一片欢腾——“有一种幸福叫作孩子开学了”“孩子们开学,就像父母开派对”“只有神兽开学,世界才能正常”“神兽归笼,终于可以做自己了!”……同样坐拥神兽一枚的我,忍俊不禁的同时,还忍不住想要“浅浅地”泼上一丁点儿冷水,悄悄提醒大家:“其实,开学不开,神兽都在那里,尤其在网课和暑假里‘穴居’半年之后,这次的开学,恐怕会充满更多的亲子挑战,需要我等充分平衡好自己的理智与情感……”比如,关于“早睡早起”。穴居期间作息紊乱的神兽,尽管天天被父母碎碎念着紧箍咒,开学后的头一两个月里,恐怕还是会“碧海青天夜夜心”般地辗转难眠。我家的圆子为了给自己的晚睡找理由,非正式地采访了几位小伙伴,结果如其所愿:“我已经够好了,他们都12点以后还睡不着!”这时的我,一

边觉察着自己心中万马奔腾的情绪情感,一边提醒自己的头脑要发挥理智的作用,不动声色地说:“嗯,你这周有三天都在12点前睡着了,确实已努力在自我管理了,给你点赞……”其实,话到这里还没完,本来还想惯性地加上一句:“你只要再努力一下,就能做到每天都12点前睡着了哦!”但了不起的理智告诉我:任何别有企图的表达,对青春期神兽来说,都只不过是狗尾续貂而已。于是,又硬生生把它吞回去——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也需要来一点断舍离,就事论事,点到即止。果然,眼前这个喜欢唱“要你管才怪”“爷们要战斗”的女神兽,没等到可以借题发挥的下文,居然也就只是“呵呵”了两声,然后继续自我管理去了。再比如,关于“手机平板”。穴居期间正大光明地使用电子产品的神兽,开学后面对着各种“电子封控”,仍会绞尽脑汁、花样百出地“突破封锁”。神兽圆子在2020年疫情网课开始前,很少看手机、用平板;但那之后,她不但开始迷上

看懂神兽

林紫

了网络,还自己注册了账号,短短两个月便成了一名拥有近5000同龄粉丝的博主,制作的学习VLOG(视频日记)已有2万多点赞收藏,还有人付费请她设计“马设”(设计属于自己的小马形象)……每当她抓着我喋喋不休地“科普”网络热梗、得意洋洋地分享粉丝人数、诡计多端地“骗取”手机平板时,我的理智总想要挺身而出、用一大堆科学数据告诉她:“快打住吧!这些东西正在伤害你的大脑……”然而,我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总是派理智出马,结果只能两败俱伤。于是,情感登台了——不是动之以情,而是报以共情、真诚而深切地感受她所感受到的快乐。当我与她的快乐同频时,心情就会平静下来,也会放下理智的评判:“虽然我真的不喜欢刷短视频,而且很不想你的头脑受到伤害,但我喜欢你开心的样子,也很佩服你的创作能力。所以,我的底线是:周一到周五不碰手机平板,周末可以用1个半小时来创作和与闺蜜聊天。”圆子听了,居然也平心静气地答

应了。不过,理智告诉我:“不要高兴得太早,有反复是正常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以不变应万变……”转眼开学一段时间了,神兽圆子和诸多小神兽一样,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每天都在用鲜活的案例提醒我们:“学开不开,我就在那里。”有趣的是,就连刚刚结束的毕加索展上,也潜伏着一枚《神兽》。不知道当年创作这幅画时,喜欢模仿小朋友的大师毕加索有没有想到过:如今天下处处有“神兽”呢?有人说,看不懂毕加索。我想,要看懂毕加索,也许要先看懂他的那句名言:“我14岁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之后我用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同样,当我们看懂了这句名言,也许就看懂了家里的神兽。秋天的上海,风吹云散、天平地安。愿从今往后:无论神兽是否归笼,我们都可以更智慧、更从容地做自己。

十日谈

重返校园

老师在面前,同学在身边,而自由是靠自己创造的,这是孩子的话。
责编:王瑜明